

後

漢

紀

四

後漢孝安皇帝紀卷第十七

袁宏

建光元年春正月高麗寇玄菟二月辛亥大赦天下  
三月辛巳皇太后鄧氏崩癸未大歛封大將軍隲爲  
上蔡侯丙子葬和熹鄧后初上少號聰明故太后立  
之後有不可意上乳母王聖知之見太后久不歸政  
恐有廢置意中常侍黃門郎李閏爲上伺候及后崩  
因言鄧悝兄弟嘗從尚書鄧防取廢帝故事謀欲立  
平原王爲帝五月庚申有司奏故金吾悝屯騎校尉  
弘步兵校尉闔大逆無道宜追奪爵土以明褒貶遂  
免悝子廣宗弘子廣德等爵宗族皆免歸本郡以隲  
不豫謀徙封沙羅侯行道爲郡縣所逼隲與鳳自殺

廣宗隲從弟遵約皆自殺唯廣德母與閻后同產故得免以樂安侯康賢而有行徵爲太僕卿初河間孝王子蠡吾侯翼與諸王子朝京師鄧太后善翼之爲人也封翼爲平原王因留京師及太后崩上以翼謀圖不軌竊闢神器乃貶翼復蠡吾侯封中常侍李閨江京爲列侯賞發鄧氏之謀也大司徒朱寵隲之所舉乃肉袒輿櫬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之祐宜象謙約之報橫以宮人單辭事不可信隲等父母羣從不以壽終尸喪流離逆天威人宜皆還葬寵其遺

孤以答亡魂安帝初天災疫百姓飢餓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反叛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賢進能盡心王室故天下賴以復安乃被誅責其事闇昧衆庶多稱其寃上旣聞之又感寵之言乃切詔州郡還隲等喪葬以舊瑩使使祠以中牢諸從兄弟歸京師

袁宏曰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擇地而處君子所以無咎也長木之標其勢必顛勢極故也勢極則受患故無全物焉然則貴盛之極傾覆之所由也外戚則尤甚焉得之不以至公宰割之日久也夫人君之勢非不高且極也置君於無過之地萬人莫之計人臣則不然比肩而立相與一體也操大權於天下萬

物之所惡也周公且猶狼狽而況其餘乎夫憑寵作威以取傾覆理用等矣若乃推心向善而不免闇昧之誅所處之地危也死而不異二者自處之道然未達擇地之方昔楚人三世殺其君將立王子搜搜逃之丹穴楚人承以玉輿燻之以薪乃出故曰王子搜非惡爲王惡其爲己患也然則外戚之患也非徒一已燦爛而歷代貴寵未有不患其爲患豈不哀哉戊申有司奏尊清河王爲孝德皇帝左姬爲孝德皇后宋貴人爲敬隱皇后左姬婕爲武陽人父坐事姪與姊妹俱入掖庭和帝特詔分宮人賜諸王以姪爲清河孝王姬有令色王絕重之生孝安帝於是天子始

親萬機尚書陳忠以爲首政之初宜徵天下隱逸乃  
詔公車以玄纁徵南陽馮良汝南周燮皆稱疾不至  
良字君卿少爲縣吏從尉迎督郵良耻廝役因毀其  
車馬壞其衣冠絕迹遠遁妻子見敗車壞衣皆以猛  
獸所食遂發喪制服良至健爲從師受業十餘年還  
鄉里雖處幽閭必自整頓非禮不動鄉里以爲師舉  
賢良方正敦朴皆不行燬字彥祖敦詩書非法不言  
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室家相待如賓客化行鄉  
黨舉孝廉茂才公車再徵皆不就上新聽政開諫諍  
路尚書陳忠以直言爲名而人主不能容乃上書通  
廣帝意曰臣聞人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忠臣

盡蹇蹇之節不畏逆耳之誅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嬖孝文嘉袁盎人豕之喻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孝元容薛廣德自刎之諫陛下崇寬厚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責躬咨訪羣吏言事者新蒙採錄顯列二臺必承風而靡爭効切直如有管闢愚見妄陳得失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寬容以遵四帝之緒也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甲子故司徒劉愷爲太尉九月戊子上幸衛尉馮石上寶劍玉玦冬十二月丙申乃還宮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壞城郭壓殺人本志以爲安帝不明官人與王聖專權之應也鮮卑寇玄菟庚子絕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

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  
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乃免父  
母之懷先聖緣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君三年  
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  
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  
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  
致憂之義建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  
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然  
仁道無遠弘之即是故籍田之科起於太宗孝廉之  
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永  
平大臣送終于今乃章聖功美業於是乎在孟子有

言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  
高北望以甘陵之恩揆臣子之心則海內羣生各得  
其所上不從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者也因  
其自然而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而況毀禮止哀滅  
其天生乎冬十月羌寇張掖武威十二月高句麗圍

玄菟

延光元年春夫餘王遣兵助玄菟使貢獻三月丙午  
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三匹夏四月京師地  
震癸巳司空陳褒以災異免於是猶有風雷之變有

司復以追咎三公尚書僕射陳忠上書曰臣聞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天子三公入則參議政事出  
則司察羣后然王者虛己待以殊禮在輿爲軾在坐  
爲起漢典舊事丞相所揔靡有不聽今之三公有古  
之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之任重於  
三公凌夷已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今言  
者復欲切讓三公以解天意臣愚闇竊信宋景克已  
之誠孝成皇帝時妖星守心納貴麗之說令丞相方  
進自裁卒不蒙其福以此況之是非之分其可詳見  
今尚書奏事有所請造及決天下罪法不依故事者  
宜使左右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古典之義下防

威福之專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權衡誠國家之  
典萬國之法也忠意在襄崇大臣待下以禮九卿疾  
病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之議也遷尚書令司隸  
校尉初忠父太尉寵守正不事諸鄧故忠不得志於  
其門及鄧氏被誅衆庶多寃之而忠數上書陷城其  
惡奏劾司農朱寵太子之廢諸名臣來曆等守闕固  
爭忠又劾奏當世以此譏忠五月庚戌宗正劉授爲  
司空秋七月癸卯京師地震庚申高句麗王乞降八  
月羌寇涼州戊子陽陵寢殿火本志曰棄法律逐大  
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  
災也今發于先陵此天子將變象也若曰不當廢太

予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辛卯黃龍見九  
真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  
定襄十一月鮮卑攻九原

二年春正月燉煌太守張璫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  
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  
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  
轉蒲類奏海左右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  
合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  
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  
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穀食出據柳  
中此中計也如亦不能則棄交河城放鄯善等悉使

入塞此下計也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其虜庭當斯之時黔首隕於狼望之北山中國弊於廬山之壑府庫殫竭杼軸空虛筭至車船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有故也遂規酒泉燉煌四郡以隔兩羌開三十六國妻以公主以斷其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遁遠藏至於宣元遂被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

矣若然則北虜財賄益增贍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  
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逼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  
不貲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絕遠恤之煩費有  
見先世苦心勤精之意方今邊郡守禦之具不精內  
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隅遠來告急復不轉助出  
無慰勞民吏外無威示百蠻辟穀蹙土經有明戒臣  
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三  
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冀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於是從之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爲野王君聖女  
婿劉瓌爲朝陽侯司空楊震詣闕上書曰臣聞高祖  
與羣后約非功臣不得封攻城野戰棄身沙漠降服

百蠻不羈之虜然後得受茅土故經制父死子繼兄  
亡弟及所以別親疎殊適庶國體重繼嗣防淫篡  
絕姦謀百王不易之道天子不專封封有功諸侯不  
專爵爵有德今壞無他功德但以配阿母女旣忝位  
侍中一時之間超至封侯稽之舊制不合經義行人  
誼譁百寮不安臣誠知言與罪俱辭與辜會忝當台  
翰之任故不敢不盡言之上不從又爲阿母起第舍  
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九年耕  
有三年之儲故堯之遭洪水民無菜色傳曰國無三  
年之儲非其國也故豐年知禮凶年減除臣伏念災  
害發起彌以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抄

掠二邊雲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恒不足  
給殆非社稷安寧之術伏見興起津城門內第舍雕  
繕之飾窮極巧妙使者將作轉相逼促盛夏土王攻  
山採石百姓布野農民廢業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  
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上不從冬十月辛未太尉愷久病罷司徒楊  
震爲太尉是時京都郡國三十七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寅上與太子行幸泰山復濟陽今年  
田租戊子鳳凰集濟陽賜見者帛二十匹鳳凰所過  
亭部無出今年租賜天下男子爵二級壬辰祠五帝  
于汶上明堂戊戌祠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遂

幸東平魏郡河內壬戌太尉楊震策免初河內人趙  
騰詣闕上書陳得失收考治詔下獄震隱其狂直上  
疏曰臣聞堯舜之朝設直諫之鼓誹謗之木蓋欲闢  
廣四門開直言之路轉采負薪盡賢愚之情也乞全  
騰性命以納芻蕘之言不從騰竟死於都市中常侍  
樊豐等由是共稱譖震騰死之後深用怨懟乃策免  
收震印綬遣歸本郡到洛陽沈亭震顧諸子謂門生  
曰人非金石死者士之常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樊  
豐之狡猾而不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  
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見日月身死  
之日但雜木爲棺勿漆布單衣才足蓋形勿歸塚次